

元文類

之四十

卷三十七

正

元文類卷第三十七

書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
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
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者本
未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
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
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



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
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
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
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
於世必籍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
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棟楠豫章節目礪
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
一旦之用非若起尋文之屋構樞椳杙薨栢
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
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
鶚濱人五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揚奐李庭訓河
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
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
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
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
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
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
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

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
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
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
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
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
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
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
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
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
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

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
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
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
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
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
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
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奐

奐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
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

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

杜相公讀書堂矣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胷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而來浴下於揚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之所目覩者為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弊家具有圖說自

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
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
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
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
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
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
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
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
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
日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

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
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
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
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
太祖神主位於埽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
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
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
祫吁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詩之恐
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
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蹶躅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

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折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想苗

也是代大臣斲也掘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沉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未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

周千折愛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隳禁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竒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博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凝議之夫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

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
序程未以宋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
自焚滅之後一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
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
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經夫歸成孝敬以身體之日積
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
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
柔敦厚含蓄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
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
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衡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
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
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
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
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
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
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
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脉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
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

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溫涼寒熱則反之

順其順和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木丸或有

飲間服局方枳木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

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

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

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

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

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佛鬱正造化新新不

傷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

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

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切

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

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

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

以至于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

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

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御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吳郡上宰相書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

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

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

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諸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克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

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
憂患之餘繼以疝瘕歷夏及秋後雖天復然精神
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
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
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
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
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
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
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
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

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
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
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畱使者候病勢稍
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
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
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
實踈遠微賤之臣與惟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
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衡

年月日具位衛謹奉書于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

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已知彼苟昧
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別白而忠告之
令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
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荆
南之制閩總湖北之利權其報効酬勲亦已至矣
而乃漸虧臣節專立已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
上流之勢不朝貢于錢唐託外援之辭聚甲兵於
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爲王敦桓玄復生於
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黥貴代秉軍麾
且呂氏子弟將校徃徃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

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徃豈復有容足
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
心尺書見召魚脫于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
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惠愛仁
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
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
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
交通東過饋運之師西絕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
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觀孤城之日蹙
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

而予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
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稱萬山之道鑿白銅之
堤前茅飲馬於江陵後勁摧鋒于樊邑用天下堂
堂之衆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
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
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爲福
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君當常保他人
孰能有之如闇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
矣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
焉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文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
摯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絲諸生承之
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
念材能譴薄無所肖似旣眈印省俗謁先聖校官
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翁聞之常袞自
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
潭學素號多士志於殖學藝文不軌流俗篤好古
道者莫不跼跂振躍操觚擧牘咀英藹漱芳潤以
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

其人不唯逢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願
欲喜樂者林林然亶亶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為
務為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為言江村先生之賢向
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均亦嘗觀道德聽
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
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
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頡頏
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
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
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

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
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
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即與議往司講黎
生季芳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
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
徒使如摯者亦時時遙跡衿佩之末以摳衣函文
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唯
比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
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
衮者實助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止

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
者出於悽悽之誠乃輕於然諾不于再于三然後
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諉則摯竊謂
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為樂與人為善實虛焉
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
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
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徵再拜中丞相公閣下
徵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

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
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
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為實德行之於身為
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資之不敏力
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
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
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
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
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
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

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嘗
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
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
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
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
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踈賤姓名何翅一
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
不足而以聞于朝 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
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旣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
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

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
衣之受特知蒙特思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
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
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
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
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
澂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
下哉邇年習俗日頽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
取媚竈乞墦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
幹其機丕變其俗若俾踈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

以過其微倖冒進之萌也激以古之賢人君子自
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
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
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
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
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
在閣下激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繇庭參敢冀為
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

獻于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
獨嘗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蒐於千載之
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
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
有得也欣然志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
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瑤池之
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
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為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
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温洛闡祕而皇極之

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
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
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為古後
乎漢唐不必為今而方寸之地即天地之所以位
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
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徃古持挈當
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為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
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
玄誑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而
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

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
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
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
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扁鑰西銘一書
發聖賢未言之閫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
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
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
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
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
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

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
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
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
二畱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羸
咻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
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正道不
明士習誑僻以至於斯可謂嘆已伏惟先生以道
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
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
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

成康吾民蓋胷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
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
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
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
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
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
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卷
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
何如返蘇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
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

也不敏請搢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
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與烏叔備書

熙頌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
嚮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間嘗以酒
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辰新秋
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
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
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社以慰友朋期
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

當脫藁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來此
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
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
有效但覺悔尤山積尤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
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別紙
錄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
疑此書初脫藁先生未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
雖非大義所闕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
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
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

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
取左氏傳文議論叙事本未始終依倣通鑑綱目
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
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
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
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
以朱子爲本而遠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
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
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

同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
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
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
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元文類卷第三十七

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
之所賦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

又嘗病諸君春秋... 左氏傳文議論... 文賤卷第三十... 氏海夸卑矣之語... 之言及諸家說... 春秋者有以考... 阿謙為一坐中... 曾以董仲舒文... 語亦多康... 亦六

元文類卷第三十八

說

唯諾說

劉因

惟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
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
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
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
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
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
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

然者豈但入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為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

乎曰不曰孟子嘗言之矣權正謂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判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入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

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貞實無妄曰誠全

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樑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樑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

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
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
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
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
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
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
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
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
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
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

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
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
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
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
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
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
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慤亭說

吳澂

墓焉而體鳧安廟焉而神鳧聚人子之所以孝於

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歎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不在是以時展

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或陰於墟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之亦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嘆夫古禮之泯也荏平梁潤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

於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為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八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真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敏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

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採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於是以前告虞集曰願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為教者求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賓而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為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為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克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咻而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為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

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競其業以事于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稟自天既峻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既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為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為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勉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間為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為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

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為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脩己以敬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脩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徃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且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者焉接於吾身而

君子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脩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為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脩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若人之所以為人其體固具何俟於脩嗚呼為是說者亦將清靜寂滅之歸而姑為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為器也脩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脩其業

而巧者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刻也而工化其質珣
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
者敏於脩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
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
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
衆人也而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
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必

思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
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
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
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玉禮部
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
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黃山
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李宏王都勾清卿許
司諫道真為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開閑以為

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待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賦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金太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摠兩科無慮千二

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大常卿北京趙公適克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櫺間一紫衣願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碩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大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惘然為叙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穿無聲南山霧豹

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
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
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
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
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
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
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
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

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
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
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
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
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嘗
有見於此自燕徒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
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
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
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
歸者其所為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

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年後而視數十年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曾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年曠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實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顯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書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為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飢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浮游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於時者天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疆悍勃惡剛獷暴怒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爭是非於庭辯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於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

王公所狀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帥未嘗逆其盛氣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知莊周養虎之說而達其怒心者乎士生不辰有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為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為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嗤笑

記太極圖後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

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
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
當謬加無極之貴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
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
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
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
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叙於通書之
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
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
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

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待之於心無所不貫
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法
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
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
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
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
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淺
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
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
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

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
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
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
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
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
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
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
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
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
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

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
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
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陽陽
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
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
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
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貞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
凡十人而願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

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
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
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
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
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
而汲公為宰相懿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
感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
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
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
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

月己亥容城劉因書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祗通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
金朝為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遠哉僅
能得韓擇木之髣髴耳

元文類卷第三十八

元文類卷第三十九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間乎物魅一入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生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

元文類卷第三十九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
忠愛纏繞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筆於
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
蓋出於則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
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
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
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
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
曰上皇祠在苑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時
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

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
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
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
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
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
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
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
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朝碑楚辭辯證
備矣大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感服

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
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
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况
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
迎魚媵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
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
乎八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
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
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
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其踰夫

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
蕩考為國死難之殤禮蒐者以禮善終之蒐年十
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
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
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
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
晝李伯時所作伯時晝妙一世而或傳此晝若有
神助然蓋其九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
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隱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
詩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

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
帝閭爲招江上歸來寃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
聰不聞扶桑初暎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
播物泥在釣洪纖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衝
風起螭鬪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
晏山中採蘭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
坎坎鼓進芳醕恥作蠻巫小騷舞千年往事今如
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迴首楚天萬里
江湖春

書貢仲章文彙後

吳澂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
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字隱
晦其意而後工且竒噫茲事微矣名於唐者二名
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鄧
善之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
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
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温然粹然得典雅之體
視求工好竒而卒不二不善者相去萬萬也讀之
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表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違

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商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子氏養其夫仲元賀羣之子率為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干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元之子與夫妻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子氏為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干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入而有賢行周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敦學之功

也而其賢不減於子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為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

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
威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
乃能是蕃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
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
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
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
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
家而已也

題書學纂要後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於

此因復思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
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
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
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
武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濁李北海
專事竒崛徐會稽全師禊序至顏太師一變爲方
整規矩然平原畫贊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
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達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
二王故世所傳淳化閣帖猶不失古人意度者以
出於著故也慶曆以來唯君謨特守法度肩山豫

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大萃衆美筋骨過婉吳傳朋規倣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蓋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义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爲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今去古旣遠重經喪亂真蹟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摸之餘失負益甚今世師閣本者多尚肥美倣絳刻者率務奇勁

苟記憶所遺本能呈露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襲謬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何所倣像而爲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豪端起形模於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老子曰通乎一萬事畢此之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尚識之

跋歐書皇甫誕碑本

袁楠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

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
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
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
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
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
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
訶上食於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
速至者衆避長席予之子更他席坐察來者意其

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
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
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
徵我曹今道路府史之賈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
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
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
費所有者主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
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
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
鬪即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即攝

牘置案一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
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鞠治即承罪謝
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鈞民爲訟
使兩不得解因以符令佐伸縮爲已利至是無所
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既而予憇
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曷皆依樹坐久之
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
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
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
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覲至府上之而大

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
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
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
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
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
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
遷翰林待令爲右司郎官

虞集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書輔翊金裕祖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箴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求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具臣者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

曆成公曰命南北為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或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微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情微畧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公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特至氣應感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秉之者則糾纏蕪穢竒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為於不得不為因其所當為而道之無一豪故為之意撓搶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著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於言而言

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也故時寓於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容情浮氣之望動古之人之名世者繁出於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為何在也而謂有可媚嫉者非知文者也而况道乎集於所謂文者蓋常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為詞章者也於是不必言而強言之以相長於一日其自媿於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於物變之可愕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於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觀於玄玄贅彙而三歎焉玄玄贅彙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為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自

隱無所營於時故無所爭於人無所礙於物交游
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
肆清而容雜而不戾無所迫於憂患無所溺於宴
安直幾於道者之爲乎蓋集聞之玄初嘗爲雷空
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
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於吳幼清先生先生曰
嘻非孺子所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
見今翰林待制袁公伯長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
嗟夫易老之相表裏久矣世之知者或寡矣孰允
知之而措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

之高致而不可見乃於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
矣不然玄初何以能若是也集於是深有儆焉故
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而不
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
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
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
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
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

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通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土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 聖上旣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吳懦卒無以充其明而徇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經筵奏議藁後

虞集

秦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
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
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
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
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
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
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
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
忒迷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丞旨也先
帖本而忽都魯禿魯迷失學士吳徵幼清阿魯威

升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
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
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
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問仲璋皆禮
部尚書吳東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
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以或
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一
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
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
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

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
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
公奏熒惑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
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紙為帙刻皮鏤金
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
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
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
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
敢知也然而集賢慨掾切至於孟子之所請夫恭

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藁後而歸之四年十
二月朔旦書

題吳傅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傅朋所題也裴回
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
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
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
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貞不可
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
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

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
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
舉世學其竒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
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
至於即之之惡認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
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
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
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
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
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

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
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
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
爲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
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
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脩家藏雜帖一卷嘗試
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
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拙工鑄鼎模範

未精沉重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陰兵舉
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疎齊如叢祠野屋
繪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
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
田叟老不作業意度負淳恨乏京樣王參政如勤
婦作縑致力杼軸雖媿羅綺亦復遲壞周景遠如
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脩或可證果予既品
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
其口吻子僅解操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
具於饗人舉狹一嘗甘辛立辨正自不必手善烹

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柳貫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
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
迹及居人井曰徃徃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于
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
幾天子爲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
至則息兵勞農脩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畱屯
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
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亦遄死屯耕事即廢雖重

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迨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關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譎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振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比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侍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遂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

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勲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效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於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

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
海以北無不嚮風鬻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
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
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廢
無一不可書和赫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
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爲是
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戾其業感則其言豐其
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
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爲公悲而以其
租於宴安者爲世戒因子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

敢必其無人焉耳

元文類卷第三十九

元文類卷第四十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延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

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
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
臣燕帖木兒揔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
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
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
太禧宗裡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
事臣朶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
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
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

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
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
又命禮部尚書臣夔夔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
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
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
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
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
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
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
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勲業具在史

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
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
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文也作帝系第
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
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
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
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
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
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
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

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
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踈之學謬叨委屬
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踈遠不知於避忌或
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正
踈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於蘇冕續於
虞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
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
祖宗之專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
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迺若國初
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

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
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
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僚貪冒恩私不稱旨
意不勝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帝彌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聖神繼天
立極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
周繇契稷起蓋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感
於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陽之謀宋
因棟橋之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

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
足算哉惟我聖朝則不然
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
附歷艱難而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
以聖繼聖至我

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位正矣於是東征
西伐莫敢不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
德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所向如草偃風至於
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於天下矣試
嘗論之金在中原加以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

州之腹心宋寓江南責之以失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雪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蠶屯蟻聚俯伏內嚮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爲大元也以爲昔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啓萬萬年之基詎不信歟

成宗皇帝繼統於大成而武宗皇帝恢宏於盛業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衆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謀違於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朞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明宗皇帝出於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於是任賢輔治崇德報功體大臣而禮羣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舉天道益彰頌聲作於朝廷泰和決於荒裔治平之迹蓋有不勝其紀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於百歲者皆生

於聖元有天下之日矣含哺鼓腹長子老孫至於
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
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史夫大天下之統
壹天下之心莫重於號著帝號篇帝號篇
至帝訓帝訓急急亦亦重重大大寶寶文文尊尊紀紀
臣聞臣聞之之聞聞五五帝帝之之又又良良也也因因是是帝帝出出也也
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惟
聖心精微因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來諸大
臣故家有因事而親蒙教誡或傳誦而得諸見聞
反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端後有可
攷者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
之言或出於史臣之所脩潤其來尚矣國朝以
國語訓勅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
于篇于篇之之月月之之也也臣臣代代言言者者曰曰詔詔書書謹謹列列著著
帝系帝系自自古古之之也也而而後後之之也也臣臣代代言言者者曰曰詔詔書書謹謹列列著著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衆建同姓以作藩輔
詩曰本文百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廷無得而
聞焉考諸簡牘而可見者謹著之篇

帝系附錄

自古國家別本支樹藩屏以爲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存乎其間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爲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謚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命征討之事有訓教防閑之禁事在簡牘可錄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治典總叙

書曰冢軍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爲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

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制官

國家肇基聖明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有萬戶千戶之日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要者矣旣取中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諸王大臣總兵政者承

制以命之若郡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
辟用蓋隨事創立未有定制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采取故老諸儒之言
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中書
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建
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
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
紀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於宗正府今宗正所隸
特重於姦盜詐僞之刑稼穡之本莫重於司農今
勸樹藝者歲受其成目宣政揔佛事而西域邊事

之重係焉至於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翰林集
賢之治文書宣徽之治王食將作之治營繕如此
之類皆以重臣領之蓋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
掌之事視古昔幾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於重
大而其屬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勢然也其後頗
以官冗吏繁爲言數有詔裁減而卒未遑及亦有
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
中書省郡縣又遠於省若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
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
布於外者則置萬戶府有大征討則置行樞密院

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著于篇

中三公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其職則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自未華黎國王始爲太師凡爲三公者皆國之重臣而漢人惟劉秉忠爲太保其後鮮有聞惟贈官或有之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或置或否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不恒有也又有所謂開府儀同

三司儀同三司者因金舊制謂之散官實無開府之儀云凡開府者則有參軍長史之屬附見于篇

宰臣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以治民庶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否繫焉國初將相大臣年月疏闕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執政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列表而書之政事因可得而見矣

各行省

國初分任軍民之事或稱行省無定制旣立都省車駕行幸都省官從而留都者亦謂之行省有征

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樞密院迭為廢置中統
至元間始分設行中書省有尚書省則為行尚書
省尚書廢則行省仍稱中書初以行省為稱者雖
有便宜承制之權而無職名留都所謂行中書省
者不別設官因都省之留者而已其各處立行中
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或
才置參政僉省同僉之類其後至於設丞相其官
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既而嫌於外重改為
某處行中書省平章若右丞左丞參政而其體始
不與都省侔矣參政之下又嘗再置僉省後亦廢

公天下行省凡十而有廢置遷革者著于篇

入官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
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家之初任人
惟其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
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
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親踈職事有繁易歷
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
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
衛者浸長其屬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為達方天下

未定軍旅方興介冑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於刀筆者爲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而政治繫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寢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

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爾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達矣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爲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勲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

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補吏

國朝入官之制自英渠進者為多卿相守令於此
焉出故補吏之法尤為詳密今別而錄之雖有舊
例也衝改者簡牘尚存則亦存之以備沿革之考
譯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見

儒學教官

世祖皇帝既立國子學以教國人及公卿大夫之
子取其賢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於天下而郡
縣皆立學其司儒之命於朝廷者曰儒學教授路

府上州則置焉蒙古字行則置蒙古字教授考滿
皆入流而陰陽醫學亦倣置教授不與流選之考

軍官

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孫以世繼茲著其
大槩詳在軍旅之典矣

錢穀官

國家既有中原國用所繁賦稅為重而內附諸侯
之取諸民者寬急愛約各喉其意莫能一也

世祖皇帝始制宣課官多擇明敏忠厚之士用之
民用稍舒方是時郡縣之間唯利權為要官及好

聚斂者見用紛然建置官府民用弗堪今數十年之間稍有定制故凡錢穀之任有可考者則備書之以見其沿革云

投下

古者諸侯分國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縣之官皆受命於朝廷惟諸王邑司與其所受賜湯沐之地得自舉人然必以名聞諸朝廷而後授職不得通於他官蓋慎之也

封贈

王先中追贈之制唯一二勲舊之家以特恩見褒雖略有成例未行也至大初始行定制課忠責孝之意備矣其沿革著于篇

承廕

聖王之制賞廷于世是以國家有承廕之法辨嫡庶謹嗣續推恩致儆之法意備焉

臣事

維我祖宗聖德神功至盛極大如天地之不可計度如日月之不可繪畫聖上詔脩此書實以顯謨承烈為重然求事蹟於吏牘則文繁者不足以得

其旨意事簡者又不足以見其始末於是神聖思慮之精微誥訓之詳委攻取之機略法令之制作幾不得其什一焉以爲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遠將使旨內議典則外授征討或各有所授而傳焉因得以考其續餘之所在故從而求之朞月之間其以書來告者旣取其大係諸聖典而其事有不可棄遺者著臣事之篇

賦典摠序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茲古今不易之論也粵若皇元肇基朔方

神功大業混一華夏好生之仁如天地無不覆載此聖德之昭著也今賦典之目有曰版籍戶口八紘萬國文軌攸同總總林林重譯歸化此有人也曰都邑曰經理始自建邦設都分疆畫界置郡邑以聚烝民經田野以均稅役次而大封同姓以厚親親之義此有土也曰農桑曰賦稅曰鈔法曰海運曰金銀珠玉曰銅鐵鉛錫曰鹽法曰茶法曰酒課曰商稅曰市舶均其貢賦遷其有無發貨流通富民利國此有財也曰宗親歲賜曰百官俸秩曰公用錢曰常平義倉曰惠民藥局曰市糴糧草曰

賑糶賑貸曰恤惠鰥寡歲有經費制之以節出納
稽會有司具焉此有用也於乎我祖宗創業守成
艱難勤儉亦豈易言哉大率以脩德爲立國之基
以養民爲生財之本布諸方策昭示後裔以垂憲
萬世者寧有旣乎

都邑

惟我

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旣定

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
未有遂分天下爲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爲

腹裏隸都省餘則行中書省治之下則以宣慰司
轄路路轄府州若縣星羅棋布粲然有條至元間
嘗命祕書少監虞應龍等修大一統志書在官府
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異城邑建置之不常
歸附之期設官之所皆必有徵所以紀疆理之大
彰王化之遠也猗歟大哉

附錄安南

我國家始定雲南即出師取安南事見征伐篇又
其來朝事見朝貢遣使等篇今黎崱所撰安南志
畧沿革地理山川物產風俗略備取以著此篇其

封爵有王侯官稱有御史輿服法令之類僭擬於天朝朝廷寬仁待以遠人而闊略之而不可載於此故不書

版籍

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開天建極以生民爲心繼惟太宗皇帝纂承天緒迨歲甲午滅金於蔡明年乙未始下詔籍民數時方兵革之餘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戶八十餘萬屢敕撫民之官勞來安集增羨者賞逃亡者罰歲壬子欲驗戶口登耗復

下詔籍之視乙未之數增二十餘萬戶欽惟世祖皇帝其仁如天世治時雍黎民丕變至元七年有司請大比民數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上命丞相伯顏伐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江南定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聖人如天之仁於茲見矣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南北之戶總書于冊者計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其山澤溪洞之氓又不與

焉上視漢唐極盛之數無以加此夫天地之道生
生不息推之以祖宗厚澤深仁洪昌繁衍聿有以
隆我皇元萬世無疆之丕基下冊卷四十一二十三頁
十經理平年古宋政體文卷一十一二十三頁
履畝而稅者亦田制之一法也故有國家者必善
治之則人不擾而賦有恒否則未見其利也夫民
間强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固在所當
治也延祐初章問倡經理之議期限猝迫貪刻並
用官府震動人不聊生富民黠吏並緣爲姦盜賊
並起田菜荒蕪其弊有甚於在前者至降明詔以

撫慰之而後定故才臣計吏之有欲爲者可不熟
慮而慎行之哉

農桑

農桑者王政之本也可不重哉我

世祖皇帝從左丞張文謙之請立司農官頒農政
化天下以敦本就實之道老者得其所養少者有
以自力教之蓄積之方申之學校之義牧民之官
法其勤惰風紀之司嚴其體察歲終以爲殿最其
法可謂至矣迨夫列聖相承綸音誕布必諄諄以
勸農爲言皆所以爲生民之命而開大平之基者

也今悉著于篇

賦稅 稅糧

太宗皇帝詔有曰依倣唐租康調之法其地稅量
土地之宜大朝開創之始務從寬大此丙申歲詔
旨之節文也本國實之政亦未詳其詳也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舊制而加密焉則送
納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於是乎大
備矣

賦稅 夏稅

成宗皇帝時丞相完澤等以江南科稅之未有定

例也於是參稽亡宋之制定夏秋二稅則輸以本
綿布絹絲綿等物秋止徵其糧稅視其糧以為差
或一石輸稅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伯文一貫
七伯文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
之蓋經久之道也然稅隨地出有產去而稅存者
貧弱或不給焉守土之吏可不體其立法之意也哉

賦稅 科差

國家之得中原也納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
各驗其戶而上下科取之中統建元以來始有定
制歲終中書則會計其出入摠數而奏焉年穀不

登則有減免之恩所以息民力也及得江南其制
益廣國家殷富人物阜康則王者輕徭薄賦之效焉
海運

惟我

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
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
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
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
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
風信之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

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

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建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
曷窮極焉

鈔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七月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爲
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也行用鈔之法又牘
莫稽交鈔則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是年十
月又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
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每
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焉印造支發歲

有經數用久而弊者則赴官換易除以工墨稱物
貨之平通貿易之便為利博矣其法之弊也鈔輕
而物重子母不能相權故至元尚書省折以中統
之五倍至大尚書省又折以至元之五倍每加愈
重而中統至元之相兼迄於今而見用其可稽者
皆錄焉

附錄 錢法

周禮九府圜法其來尚矣 聖朝造交鈔寶鈔以
權錢鈔有錢文銅有禁法是

世祖皇帝有意於圜法久矣特未遑鼓鑄流通耳

至大三年詔有司行用銅錢四年詔罷之錢雖不
行而議者甚衆間有論辯確至隨章具錄以備舉
行雖然資世之寶廢興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金銀珠玉銅鐵鉛錫礬竹木等課

山林川澤之產皆天地自然之利也可以富國而
或以病民我國家皆因土人呈獻願輸之課其多
者不盡收其少者不强取故享其利於莫窮焉凡
州郡所入之數登於王府為國經賦者則載之而
好功興利之徒時立說以自售其事之虛實言之
用否則在朝廷也

鹽法

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定六色均辦之

太宗皇帝歲庚寅始行鹽法立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鹽一引須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立兩淮兩浙福建運司三每引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凡天下總設運司七分辦歲課然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

福建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井亦多不同往往在萬山之中解鹽之外工力勞費竈戶凋弊課額漸增本末均因此其難者也元貞丙申每引增課鈔為六十五貫至大已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泰定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曆己巳復增為一百五十貫凡今天下歲辦正餘鹽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課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噫視中統至元之數已增幾二十倍矣然而國用益不給何哉司財用者不可不

察也

茶法

皇朝至元六年始以興元交欽同知運使白賡言
初權成都茶課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呂文煥首以
主茶稅為言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欽一貫次年
定長引短引是歲征一千二百餘定十七年置權
茶都轉運使司于江州路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
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食茶稅以益
正稅二十三年以李起南言增引稅為五貫二十
六年丞相桑哥增為一十貫延祐五年用江西茶

運副法忽魯丁言減引添錢每引再增為一十二

兩五錢次年課額遂增為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

建天曆己巳罷權司而歸諸州縣按茶之權始

唐德宗宋遂為國賦額今國家茶課由約而博

委有自云

酒醋

國初有徵收課稅所而州縣酒醋悉隸後大都則

酒課提舉司外而路府州縣皆著課額為國賦

之一其利亦云厚矣

商稅

國家始得中原賦諸民者未有定制歲甲午始立徵收課稅所以徵商賈之稅初無定額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每歲隨路通收稅課以銀四萬五千定爲額禁毋多取以紓民力建二十六年桑哥爲丞相遂重增其稅自是以來漸以增益視其初倍獲十百不侔矣

市舶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既廣貢賦益夥於是泉州上海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杭州隣海諸郡與遠夷蕃民往復互易舶貨因宋制細物十分而取一麈物

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博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而所入之貨嘗以萬計其法至詳密矣或者以損中國無用之貨易遠方難致之物爲說而不異夫國家聲教綏懷無遠不及之效孰謂知所當寶者哉

宗親歲賜

國朝諸宗戚勲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每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

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予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

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其文牘可稽也至世祖平定江南各益以民戶時料差未定皆折支以鈔而成廟復加賜焉於戲大統有宗而事權不紊分支有則而恩澤不遺規摹宏遠哉

俸秩

國初在官未置祿秩至

世祖皇帝中統建元始著給祿之令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

中以外有司之有職田也故益之以米焉朝廷之歲費重矣而官吏之奉職者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公用錢

在官者月給廩祿亦既周矣而隨朝諸大夫多貴官時有賀上燕集交好之禮取俸給以備用則吏屬多不給廼賜之錢使得貸諸人入其子息以給其用自至大二年始賜左右司六部後諸司援例以請者皆頒賜焉多寡無定制云

常平義倉

元文類卷第四十 二十四
國朝自至元六年詔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倉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誠救荒之良法也今名雖存而實廢焉申明舉行則在乎人耳

惠民藥局

聖朝自

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藥局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逮大德三年詔各路分置之官給鈔本各有差月營子錢脩備藥物仍擇良醫主典救療貧民俾無疾痛之患大哉 列聖大德好生之

心無所不用其極

市糴糧草

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爲先况邊庭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容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爲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市糴之

大略也

蠲免 思免差稅

古者府藏有積乃與民休息或復其租我朝治底隆平時因慶遇或行幸所過恒賜差稅由是密邇如大興開平興和畿內諸縣賦稅屢免垂白之老不識公吏熙熙陶陶咸樂太平之世吁亦盛矣

蠲免 災傷免差稅

民者國之本賦者民之力我國家常以薄稅歛寬督責思與民同樂乎雍熙故於耕也勸其惰勞其勤惟恐民之不足或有災沴詔書迭下除其賦稅

以優民力俾無流移之患曰俟有年皆吾皇之賜也

賑貸 京師賑糶糶紅帖糶

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逐末者多仰給海運糧至元二十二年兩城設鋪分遣官吏下其市直賑糶歲以為常間為豪強嗜利之徒巧取弗能周及貧民大德五年省臣奏旨令有司取會兩城貧乏戶口之數置立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之其視賑糶之價三分常減去其一名曰紅帖糶遂與賑糶並行焉

賑貸各處災傷賑濟

周禮救荒之政十有二凶荒凶札皆有蓄積以備不虞漢高就食之令文帝發倉之政亦其次也我國家每下詔必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為念特加優卹官為廩贍或不幸而遇水旱蟲螟之災即遣使存問安撫戒飭官吏廩粟庫幣不吝其出凡在民者閉糴者罪出粟者官視之如赤子惟恐有凍餒焉斯民何其幸也

元文類卷第四十

